思文大紀

書亂亂暗干名器者天地鬼神亦共殛之自
多士咸聽予言
統紀繫人心唐室三
世之澤哉亦其忠
寺書長痛妖
柔而

[illegible]況今

係應即投袂

太祖祐其子孫

何曰、得道者多敢自今

何陳、孫將患与徒斯摠其道

、意爲

六月二十日廣潘道仙霞領祭告溪梁鎮神

其文曰維我　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無有沴戾以迄于今逆以賊冦陸梁侵我二京中原腥穢未能自決　太祖震怒在天將卑濟道百神以開雲雷之屯實誘予心踰故肩壩嗟乎以爾神靈維侍聰華寄甲于天下生為後傑予兩友風伯虎仲熊以驅逐豺馬猜彼犬羊猶蟻之亡予昭大義堅固於斯將藉神靈以達天下敢用告壯昭吾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開闢號召不違啟寧處惟　上帝眷顧及我　皇祖是底是輔是根是事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某某謹告

二十三日唐藩至浦城縣

祖制、親藩不得擅自起兵、唐藩以父為叔構殺封後即奉兵报心勤王啟行、以冕梗述闕、崇禎九年、奉迁降之命以越關擅覲送高墻、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北京闖賊之变、烈廟身殉五月十五日、福藩即位金陵詔改來年為弘光元年恩允廣昌伯刘良佐奏赦釋唐王奉降庶人御歸聿鍵於鳳陽高墻十二月賜復親王冠裳送東粵閑住、貧無路費、自鳳陽至南都迁延時日又回鎮江、由丹陽至衢州、風聞清兵陷南京天子蒙塵乃避難

至湖州，又至加興，大總兵陳洪範、陳梧、汪碩德、吏部尚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太監高起潛等，而請唐藩監國，堅（辞）謙讓，乃衆推揚惴、偶奉潞藩，淑慈禧太后之命，潞藩遂於六月初八日監國於杭州。初十日，唐藩至杭，請朝，具本功進，面陳方略，不允，請靖ム伯鄭洪逵，而請回閩取兵，亦不允。是晚清牌至杭州，潞王從閣弁之議，甘心降清。唐藩聞而憤泣不勝，遂遇靖ム伯，會同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奏啟懇請監國。十五日，清騎至杭，浙東人心震動，唐藩不得已，始勉從之。六月二十三日，進閩抵浦城縣。

扶黃道周第一疏，有云天運不與，道先立主，昌期惕應，臣亦擇

忍兩載仍陷二京，河山雪涕，數天而污左衽，人已恫心，非有不世之英，莫勝大有為之任，恭遇唐王殿下，得岐著於維城，宜風聞于主邑，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述居太祖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即復漢家之業，昔當清迫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況今福建江左，蒼生又仰屋嗟駭，徯蘇則人化，沙燕栖遲則家成異物，鄉卿先封石勒，從渡五馬之江，宛業初，金平林遂登昆陽之跡，以今撫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于鄉鄰，語親則親于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殿下之身，猶值士謀臣，以贊太祖之緒者也，則殿下社稷為心，祖宗是念，

高皇之子二十人惟王遁于重耳居空之居十七載立國何必沙陀、伏乞俯循乎望、盆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皇國克鞏云、六月十一日疏上、答云、覽啟悲惻、義不忍聞、孤藩開自高廟十代世篤忠貞、孤雖家庭偶異、曾叨先帝殊恩、因督血性、期圖報、不負君親、敢請勤王、封父祀為法受過、上年弘光皇上憫鑒、授賜王冠、孤受二帝深恩、誓竭迎鑾雪恥、但愧微材、徒耽赤誠、春秋之懿、天子蒙塵、諸侯釋〔攝〕位、孤雖違此成規、暫序奚無一稱、監國之請、面諭周詳、感諸先生忠愛、孤身祈不敢當共修守節真懷不必再有陳請

第二疏云、日月重光、四海切黃衣之望、乾坤弄闢、万方仰白水之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遼迭今日、十八傳宜歸於后、當屬仁賢、宗社憑依、臣民引領、恭惟

殿下、欽明天縱、玄德日外、險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閭閻覩歷、史皇孫之艱難、豈徒然哉、茲者金甌震缺、翠華蒙塵、南轅之返無期、左衽之氛正熾、國不可一日無主、不可一日非人、惟德惟賢、乃肩乃荷、克承丕任、親在

君王拒群工之敦請

令諭雖極沖虛、救万姓之倒懸、疆圉終難他奉、伏乞仰思

祖宗肇創之統、下念蒼黎推戴之誠、早膺負扆之朝、以肅主綱之虞、使吏士有所繫屬、人心不

至澳龍張我六師掃清兵氛恭 行九代光復神京天下幸甚臣
民幸甚六月十二日疏上答去云皇上多日出狩臣庶迫切無君
封疆日促狂兵日逼監國攝政因不可遲但孤静淡自矢虚
非敢前揄甚明豈飾觀聽昨感所啓業已具揭偕奉激藩監國
癸校則以賢以序兵其人也孤顧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以折婪
謀他故斷不敢再聞
第三疏云國步多艱王室已深於板蕩天心厭亂人情咸屬於
仁賢兵燹之毒方殷兵球之思逾迫恭惟 唐王殿下聰明亶
作慈孝夙成枕戈以請勤王之樹植文之業濺血而謝君父獨

通姚鴻之杦恭儉溫文廓不寬仁之度聖神文武翕然海宇之
喁近閑清通武林人無固志既有保勝之議未周同突而之
羞思　高皇創業之艱退一步即失一尺為中興恢復之計早
一時即易一時幸切宗社之風勿固士已之艱神器不可以久
嘆今昔不可以時緣至總撥振以臨軝楓將義師有主昆陽戎
長者之功配虞望氣息武觀聖人之烈云云　六月十五日疏上
時勢落已共降書矣今吾答示覽設諸先生懇、懇、謂皇叅
既時不易逃淪淪復惟清改風以孤物王室公大義久昭況分
固本于　高皇覲孝陵情切閑拟監國心難泄議三請詞意益

殷欽孫進退均難，孫將何以處此。且今人心弦異，內外沸亂交

請江救、再堅建、孫罪滋重、万不得已、將所上監用之宜、权置什舟

即諭地方官、速達專官護守、然于土今用人在途、非難事、俟

至聞省、西与藩鎮之亂、共至公議、擇日奉行大義、心自真心無

疑、移徙万世祖宗、陟降威順、孫能方於泰承文武、諸賢、共抒遵

守云云、

二十四日、今旨諭諸城縣將孫發下程頁銀五兩、賜欽命禁旅曹

衛水師副總兵陳有功、復諭之由、孫覽不啟、為之慨憤、自允監

國之後、若一日等俟未見一日西北赤子來援一統旧疆未幾

即是孤負祖負民、知卹在心、如湯沃雪、斬斷、不与兇黨並立于
天壤、缺將敗內、功孤即儉受民、足欲忠魂、孤鑒千古、凡真忠臣、
光明指君之過、奉政正君、系天下自定、凡不言、孤過者、即為忠
也、孤總至閱、見此啟本即是中興名疏、着發此啟于靖、、值大
張榜示、見孤沒、、求賢頓拜昌言至意、
浦
城縣知縣鄭為虹、進大明會典一部、縣誌一部、興史陳周元進
方孝孺文集一部
二十五日令浦城縣命工刻石、置公署門外、上書敬奉監國令諭
本縣印、信、迎送上司、止于郭外、敢有再違、行迎送者、受迎送者、

條出一件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決不輕貸

蓋從與史陳周元之請也從諫如流之意於此可見矣書坊送綱鑑一部續釋海一部史料一部浙江通志一部餘價銀四兩三錢還之

二十六日朝見臣民於建安 殿

令諭曰昔我 太祖高皇帝掃蕩胡氛統一區宇 成祖文皇帝奠都定鼎威震華夷仁漸義摩累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鞠凶昔年薊北獨深蒙難之恐（悲）此日金陵復有北轅之恨孤慚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臣民連箋勸進至

再至三、謂清廷抗戒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奉國同憂而
之基、孫覽斯言撫膺頓漾痛悽緒之戕陛悵天下之民無不痛
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于扗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輞見臣
民於違安文收拾餘燼、恢復南都、張皇大師、迎還王輅、莽皇灵於
湞散之後出百北姓於湯火之餘云、、
令
諭請々伯鄭鴻逵出撫安民于八郡一州、回寡人布素十年屯
無煩擾除下程小飯該縣官備辦外、一切支應併一切徑綫無
莫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涸骨見骸之時、寡人誓約已以安天
下進普者、治以不忠擾民之罪、隨侍官較、不過十人、格要公買

公費故挖取民間根薪粒米即時緊啟請究逐然網打八十副
耳游示決不輕饒寡人上下費用件、自條生平直性實心字
、真誠尔官一体遵依再費寡人拳、至意
太子太保礼部尚書翰林院李士黄道周進誓師文監国瑜発告
文登極詔共四通并徵賜勞銀三兩手詔答云所進撰文俱能
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倫孤心嘉悅留三日條用孤今晝夜焦
勞新剛諸事万肜先生速至便議戰定戰守并監国礼儀不可
刻緩至在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銀分添人主之本心與非
濫报不准再操著即秘免接孤恤盼至意

今

諭精忠伯鄭鴻逵給守關兵餉二月、

諭文曰、昨據先生啟請關防與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名、今把守仙霞嶺等關、業即俞允、兼令發揭矣、孤登首後思念兵將駐紮之苦、孤因親畧、今從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然後可責其戍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槩應支粮餉、除前欠粮未支、併先生賠捐己資代給者、併通算為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今把關兵將二千名、即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每先給與現存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閏六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真誠至意、其額兵二千、傳諭該將、一不許虛兵冒領、二不許縱兵淫酗

諸將等獎卹，激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即將標下大小將領
年餉籍冒領，歷遵造簡明文冊一本，并歷來各將官欠餉數
目，各兵行坐每名欠餉數目，并今自某月欠起，自今弘光元年
正月起至六月止，各餉欠過幾月，通共領過銀數若干，現欠幾
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欠餉若干，先生賠給若干，曾那應補公
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造簡明文
冊一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即造進來，其發過鹽銀并欠過該縣
兩月餉銀數完之後，再行造冊一面，具咨一面移報，以憑閱核。
抵以困頓之餘，官囯迴長從不諳習，軍旅係軍國大事，惟先生

極力輔孤不逮以全孝孤南來忠精大節之意云　福寧州小
民罷市激變時閩閩廣軍門刘若金欲駐扎福寧以抽洋稅適
州士民舖戶粘貼不容進城恐生騷擾
二十八日欽命鎮守福建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差官進氷紗十疋漳
紗五疋葛布五疋永春布五疋軟紗五疋啓曰芝龍盥手隨誦
唐王殿下賜諭如綵縀感高厚之恩惟是天步艱難正望湯平
之日幸殿下神聖尤為　中興之主芝龍前得肥手渦遏手偽
慎重之過恐我倍未周致有窺伺放意從逆逮之行兹奉令旨
諭示芝龍即承令撫按司道及縉紳李康貢監生員無不歆欣

跌尋共便弄乎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　皇天之所以
開聖人之其任斯乎然本職亦云只先監田而後登極凡目芝
乜之　乜晴令知之護左官鄧泰傳諭欲者貢院將貢院係山
畹稍雨即有水當以布政司為　行殿若布政司一時未便擬
移芝乜總兵衙門亦可駐蹕即與撫按各官致要不敢有煩
庵愿其　諭旨賜芝乜晚弟芝豹者同芝乜在省督船較任平
棣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賫去未及取啟回報統惟　慈宥
芝乜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有卑怯更望　天極涵到底方信芝
乜之無他腸也云云　手諭答云　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細

正在相信之淺深啟內一切慎案勤擇行佐識慮周詳任事堅
決、孤更感激另啟所退衣若二十退孤即受用以昭與御一体
之忠愛云爾、

南安伯鄭之龍上密加駕監用以圖恢復中興
工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武資今僅一隅勢非昔比況孤膺簡恐羞
祖烈惟是先生兄敦弟忠勳烈猷風著、前請、御奉孤南來實惟
先生是寄是倚自孤勉先監国之後專望先生兄弟盡忠在朝
則孤之心腹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膊也前託總督安巡之任
孤痛血誠掃矣再復兩京孤與先生等不不愧　太祖佳子[illegible]

于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紀告厥功成封侯孤必不負、
又
諭南安伯鄭芝龍云把守關隘一切急務先生兼須料理有緒、
孤不勝喜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實立儉至示布素外
親以先天下餘俟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至要先生兄
弟守迎撫督重任出孤掄斯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凡宦即孤
不可辭監國、万勿再疑令孤徬徨無倚切囑至諭曲体孤心、
孤業於閩省監國、閏六月初一日、已過遣寧一切監國事宜俱
要俟于擇吉之前期寔明祀再議、臣民從觀漢官一統所基關
繫漢宗祧之慎之

閏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布政使周汝瑛參議傅雲龍
張文輝付使僉事柴世埏陸懷玉李長倩羅萬象張光訓柱國
張晉徵王宷都司陳積郭軾楊陞謹具箋迎賀有云分珪錫寵
宗支首重于維城●嘉祉備祥祠服莫先于豐鳳般受啟聖代聆
基命之歌多難興邦載賡景山之頌詎既班于侄予念敘後予
君親凡庶云天共增慶慰恭惟　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因
號從康治化順先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涓水之芬錫玉輅
以疏宗執桐圭而作宝豈謂遭家不造俾國多艱念主上之播
遷數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舉土寒心詢非白馬之盟孰繫紫

衷之重吳揆神異允叶禎祥是用師錫會同天人交反金枝千
崇独惟一本之向陽玉水万流共仰朝宗之盛入海闊封鎚福負
水憑山闊支雖殊本忠依李一成一旅少康盃王自有仍三讓三
推李文末于代卯情克励于睢胆嘗薪卧胆務光于衆逹火燃保
四海而非独王天下其吾見汝残等沛決餘生連逢盛本悲己
深于棋琴書思動于閑點朝工国之麟圖嗣僮有光亦社歌
高皇之屯穩行將從美米陝伏頹持危以慮空恥無忘世德作
求榮永懐安耕一新居臣上下之往轍嘗思光武中興丕回東西
南北之人心屯奏昆陽大捷想仿時胡運不過腐鼠孤雛計一

統　皇輿停處道(作)鄰菜園云、答云孫兒(先)濡院公設定於本月初七日為臨布政司監國先切望文武協恭各指風聯共圖恢復仰慰　高廟垂典酬功孫必不斬

閏六月初三日、御舟次水口驛

驛乃古田縣地為入省之咽喉先時驛遞具有坐為大船稱候廷達水次　上卻不用惟東民間所用之船僅載數人者宮眷咸隨在焉不張綵幔不設鼓吹岸傍觀者皆舉手加額以為　聖德之儉素如此則一意休養吾民其有瘳乎

太子太師南安伯臣鄭之龍迎　上於舟次(晤)接見傳諭各官俱候

登驛朝參

上

登驛召見在任在籍臣二十人、賜坐賜茶、

時 駕臨棧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四拜禮、扈灊護柳、

賜答兩拜傳諭各官跪退、仍御棲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

臣鄭芝龍、請々伯臣鄭鴻逵、巡撫都察院僉都御史臣張肯堂、

閩廣督撫臣劉若金、巡按監察御史臣吳春枝、兆溢道臣劉萬

獻福安修道張夬、分巡道臣王尹、都司僉書臣陳瓚臣、王承恩

在西者戶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通政臣馬

思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球、尚寶司少卿臣鄭昆貞、四川按察

使司　接察使臣曹學佺科臣陳熙翼臣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袞時鄭瑄禹思理曹李佺俱在籍芽吉服何楷寄俱自南京來芽素服待罪　皇上寬仁憫其不得已之故有　旨勿問而且欽丞用之云

西諭省城行在、聞擇在布政司但一時官吏撥移并修理未能得辦、暫于總兵府駐蹕各宜仍舊、勿得營造致滋勞費隨　諭跟從探出　御用利銀一百五十兩　除淮揚迎探〻遂除在途犒賞買辦外即充修葺丹堊之施勿取諸民間可也

時有攸派修理　王宮大縣銀四百兩、小縣銀二百兩　省會李

侄对南安伯鄭芝龍言仁聲仁聞王政之先豈宜優篤未臨而先派多金修理是播仿風于下里也不肖有司藉此而指摩癥科百姓增其之捐何而彰其過乎芝龍以為然給示禁止之

首以何楷為戶部尚書

同日本今諭守閣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出之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戶部尚書得人茲千卿在廷即僉擇其可者于是咸奉臣楷、力辭曰臣尚負罪俟明法誅戮豈敢肩茲重任叩頭懇避賢者　皇上以奉出諸公俯答其拜而堅欲用之又曰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河

南道等官俱屬要緊可即推之

上

諭吏部以天步方艱餉為兵命户部重任、得人甚難、蔡侍郎允在籍文武公卿户工部左侍郎楷、廉而能計、銀以識微、孫于崇禎乙亥、親閱即振衣服其佩、披垣、危難伐義之人、足于直言放球中求之古人、或說孫本為範、閑署既不可責成、今又時刻催徐、不可拘拂定于監國之後、何持陞户部尚書、即日到任理事、不可到後、慎勿再錄、致誤急務、缺部即會同何尚書確議擇推、先提福建清吏司郎中一員、便以主堂行事、餘俟再議、併缺部即推撰文選司郎中事一員、此吏户兩司仰速錄户部堂上

官印尤為緊要
命巡撫都御史張肯堂、速鑄大小衙門印文、俱以行在二字置上、
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為翰林院待詔、尚理御覽書籍事務、兆熊字
劍蒿、福寧州人、歲貢、仕浦城訓導、丞駕入閩、即為扈從、後出使
溫台、　上稱其真忠、如金石、真清如冰玉云、
是晚　上命于水口驛下閱泰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職銜、亦有
未及聞而不与者、次驛至芋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午時　御舟次洪塘登岸、彭擇入城監國、乃暫憩民家庭
無鋪設、市不易肆、人皆以為天子來、更靜于縣官云、

戌時奉 令旨云孤今監國閣省遵照 祖制奉用閣部等官虔
心听納惟慎惟公除不忠 先帝 皇上負國害民者槩不敢
用外藩院諸衙門既会議催賞即允所啟分別拜事還職何楷
先資陞擢另有旨了
計開 內閣旧何吾騶 蔣德璟 黃景昉
新黃道周 朱继祚 丁魁楚 户部尚書何楷 掌礼部
右侍郎刘若金 兵部右侍郎張肯堂 李永茂 協理戎
政右侍郎陳洪謐 盧若騰 刑部左侍郎鄭瑄 曾櫻
工部右侍郎周汝戭 都察院左付都御史掌院事張肯堂

徐世蔭　太常寺少卿掌河南道御史吳春枝　浙江道御
史黃錫袞　雲南道御史郭貞一　通政司通政使馬思理
陸懷玉　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　兵科右給事中張利
民　太常寺少卿曾亨佺　光祿寺卿林銘鼎　欽天監博
士謝堅　黃漢白　吳太音　鴻臚寺序班楊廷瑞
初五日，勅司礼監傳諭：天氣炎暑，公件紫極各啟朝者不忍遠具奏
試但從梁從爾便，大小鄉紳并在任文武俱作一起，先凡舉貢
生員百姓作一起，後見俱止行一拜三叩頭礼，續到者免朝
福州府知府熊經来啟，恭請覓疏袞龍各式，諭司礼監祭發龍袍

衮服尺寸速造冕冠着炤依會典

令諭司礼監　帝王御用、袍服為先、内監之員、輔官必修、随駕承
奉官御全着陞尚衣監右少監管理冠袍帯履等事奉御劉史
着陞尚膳監右少監管理上用生熟膳羞等事務兼理行宫雜
事併承旨傳外衙門知道

令諭司礼監、今定行宫門外承旨傳事官四員、張鳴鳳、張玄度、該
監再将随行忠实可用之官、再定二員、并接本官四員、尽与閣
散官銜、吏部議欽、即日受事、勿悞、

太常寺少卿任曾李佺　朝見進啟一通　上目之曰北海内宿

儒之孤在唐国聞名久矣茲幸在北得見以慰數十年景慕之

意因賜生賜茶

扶劉佺啟内三款一為福建解京錢粮俱宜属兵餉項下祈

勿他用恐妨不継一為礼成之後即宜遣靖々伯鄭鴻逵撫

閩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閩一禁戢逃兵沿途搶掠害民似

宜急諭逃將令其識認部下之兵収拾入伍示以故章優之

意暫紓民患三者皆実着可行故特隆眷顧云々

上傳礼部初七日入城監國先祭告 天地 太廟 唐国宗廟

俱用太牢陳設簠簋籩豆如礼仍擬恭代祭文三篇捐礼部臣

刑右僉照会太常寺少卿署寺事臣曾孝侄撰授述陳設俱遵
旨行

初六日令諭布政司速造諸祖牌位設立太廟

令諭曰自古忠臣孝子未備居室宗廟為先今孤仰瞻孝陵不勝愴痛既議監國于茲兆先祭祖方敢擬改速于該省擇一公所廟回行太廟以備屆期行礼

臣謹按周易云享于帝立廟萃渙之義也此本閒繫不小

初六日駕入城暫以南安伯府即旧督府為行宮百官慶賀如礼百姓焚香恭迎欢声載道

特授貢生薛瑞泰司經局正字職銜

瑞泰字幼安係官人熙于掌故大中丞鳴字公仲子也知上稽古右文以家藏御覽玉海太平廣記資治通鑑各書計五百本有奇疏献之勅授此官旋以年老不願仕進詳溫旨答之云瑞泰以喬木世臣之家敦礼義廉耻之節在閑窺然如魯殿灵光所進書籍雅慰孤心如此京職原教恬静不准躁仍候登極後即行召対全孤愛重老成之意後特簡頒詔書于福寧州回值安餉不足又捐助五百金授進翰林院五經博士亦異数也

廖製措神戎 攷儒林 三便覽序

戎政文曰、孤惟人君。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可責人臣以無私。苟
直不入司馬門。天下于始得真將之用。將真六軍之命安矣。蓋文
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靜也。譬之身也、文肌而武骨也。文背而武
胸也。分則体用。合則一身。文蔑武、、蔑文。亦恐不能独立矣。孤
故曰、文蔑武為自蔑。蠹国家之治。必文武和於上。始兵民和於下。
不然、立敗之道也。文之蔑武。而其與曰晴曰淩。晴曰賢才也。淩曰
節制也。皆大誤也。皆　太祖所必誅也。抑文之節武宜也。非過
也。然必節以廉。制以礼。廉服其猛心。礼馭其悍気也。此自尋常之
将言耶。右夫唐之郭李。宋之岳韓。我明之徐常。今奉孤之両鄭。

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大不妨尚擅。不妨不待。皆能自師
其心。比天地閒之閒氣。必有為而生也。餘則必待節制而為用。
全其心腹。節制斯至。不然。撤而決裂之。祖宗、社危矣。目今劉
弁滿天下。上失主權。下成民賊。奸臣之由。其足食乎。孤今偽庚
而真是求。真其大將。孤不難親拜而授鉞。都立見孝陵。侵南東澤
國為半功。再復西北一統。根我 烈廟深讐為全功。半則以徐
親周根之。全則以郭汾陽酬之。王公豫待立功之全半。詔列甚
明。惟我天下矣哉。速周自勵。戎政刻飭。文武吉甫。即付孤之切
望。成孫中興之烈也。

稽神文曰、朕惟帝王之御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不獨出於帝王。必與文武之賢者共之。始于得賢將相、終于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夷服。知然歷稽世道之汙隆機握于帝王之宇量。宇量必包乎天下。始可以總統乎千萬千官當而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安。知帝王量狹。一統必割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朕故曰量。神物也。狹大之間。安危決。知可不慎哉。量既寬。始能用。彼聲色貨利。因帝王奔走天下之大用。而不可自溺。所謂容也。量也。漢不能容。王終于霸。宋不能容。弦終于弱。然必識在容中。如日月之行乎天上。不容則無天日月何

出和。張謨田帝王量大則識必高。識高必用舍公明。又何有乎
東林門戶。魏党馬党之紛、訖。嗚呼三党成。偏安知四党成一
隔矣。目今 孝陵奠張。張心淚血千古。石闕閉閣首創設百司約
率東南本已。官不降以惟人。焦勞所夜。惟是求。臥薪而望
孝陵。嘗膽以圖一統。真量真識。四方共鑒。嘉洪武二十四年分
封唐國。 祖訓命名詩。曆協銘圖。往時未詳。于今有悟。我
天我祖。既預兆之。敢不孜孜。故奉天法祖。與我文武。誓復旧疆。仰
答我 上帝之厭命。而縉紳刺取。一哉王心。万國臣民。領來鄉
聊表共酬功。信如於此。語意神妙。天下亮之。

命參將劉錡齎捧監國敕欽詔書宣諭金門

勅諭吏兵二部起大學士蔣德璟于泉州

勅曰今中興伊始朕志切親征務必得達賢之臣始可或從

仗戎命任吾守燮理之重務原任輔臣蔣德璟簡重于先帝久

飫其經綸況學博古今虔具忠亮著以原官起用佐理著新授

行人張逵樸星速敕賜即來行在與朕分憂云云德璟以足疾辭

復答云卿宏才偉度海內具瞻朕昔奉藩閩之國儀方廣德尤

悉先帝簡任既至朕實眷倚舊臣南京之召未赴是卿進退

節全朕雖異嘗明主聖志自信清我 廟陵焦勞徬徨朕卿如

[illegible]昨虛傳卿奉召晉朕書而不稟遽諭侍臣不必拘套即着速
至便殿召對既而寂杳朕心惘然朕望卿之切如此乃復往返
：動淹旬月詳奏一到大恐(慰)朕心足恙未瘥自有休裁之法經濟
名臣豈不朕顧朕誠薄德迂念　高皇定不准讓十日之內斷
望卿到慰朕至懷

思文大紀卷二

中外之武臣備恭勸　登極乃于閏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于南郊

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皇家末造屢勞監國又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既以漸集倡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亦漸有次第朕方親從行間鼓舞率屬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之義貴於正名寵綏之方本于天作時哉弗可失天定靡不勝朕自顧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　上帝克慰　祖宗而瞻安李燮尊撫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之水朕敢不黽勉以副衆志而

慰群黎朕稽載籍漢光武劉子嬰之侵以六月即位鄗南即以
是年為建元、朱延膺天命昭烈關山陽之僭以四月即位漢
中郎以是年為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報尼之中興利大寶亦
惟是與其執言禁戎臣庶之故也以今擬古郎以是年為元年
其承天明運定鼎功臣悉以次第進爵行賞分茅胙土稍俟暇
復以勤勲厥其明運寶於守正之臣亦以次進級別審乘表章孝
秀耆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諭使給行所在川見神除浮祠外
皆遣正官精禮祭告以示朕纘緒為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
以是年為洪武元年領詔於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欵時于行在半

門外宣讀詔書，使民聽聞者數千人。先是五鼓，聖駕自督府移入布政司，燈燭輝煌，軍容壯麗，各官咸以次入，觀者如堵。平旦鄭芝龍戎裝騎馬，行于駕前，定清鄭鴻逵、寧禁軍從其後。至司，即入行宮，百官鵠立，始聞環佩之聲。寅時上用袞冕主服，升殿受朝賀，初行五拜三叩頭禮，繼又行二十四拜，爲亦海濱一曠觀也。

改布政司爲行殿，府鼓樓門爲行在大明門。

謚唐國　高曾祖考四代，覲上洪號。

以按察司爲平乙侯府，都司爲錦衣衛，鹽運司爲通政司，巡撫衙

門為吏部海道衙門為戶部提學道衙門為都察院稅課司為
南察院餘各官皆租民房受事一時創制耳目更新

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少卿徹攝知府事

參以龍飛首郡比順天應天承天之例故改為天興從吏部主
事余颺之請也

七月初六日誅清使馬得[illegible]

改天興府學為國子監

先是辛巳颺風壞學宮郡人馬思理與諸生鄭澤等謀重修茲
始落成似有待 聖天子來札光師為中興國本鄭澤等准貢

八監爲思理加陞一級有差

設五城東西南北中巡視御史兵馬司知之

旌表錢塘縣知縣顧咸建死節

諭司經局正字薛瑞泰搜訪遺書不論新旧批點藍硃至十六朝

實錄尤為要典者尔當心孤不負此懇款

勅諭文武臣民朕今痛念 祖陵痛惜百姓狂奔汙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頭如在水火朕今誅清使旌忠勵節擇于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御營中軍平ㄥ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ㄥ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尚賴文武臣民勇力智力

謀畐才能同報　祖宗以敉百姓有功者朕必重振再與食言

特諭

今日發出安民告示一通司礼監太監屁天壽傳諭行在合用物

件惟以儉朴為本有司官不得違旨阿奉以害民生

勅諭行宮中不許俻辦金銀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

許用錦繡細絨織花帳幔被褥止用平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

成拭朕恬澹愛民至意違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

上長齋布素日与大臣講求政治于便殿性喜書籍披閱不丙夜

不休

御書自叙云朕始祖唐定王　高皇帝二十二子母李賢妃出洪
武二十四年受封永樂六年之国傳子靖王早逝無嗣弟繼為
憲王、長子悼簡世子早薨次夭弟三子舞陽王襲封為莊王
王子成王以穎昌王進封世子夭襲王無子二弟淅陽王亦絕三
弟文城恭靖王長子入繼為敬王追封恭靖為唐恭王、繼統三
十余年壽七十一歲家　世廟存問子順王順王子端王、、
子追封裕王裕王万曆二十二年封世子長子即朕也家庭多
難端不悦裕在内宫宅母毛娘、生朕于万曆三十年四月初五
日中時先有雲神擁送之兆後有過身麟錦之祥祖不悦而生

祖之母為曾祖母魏悅之八歲延師僅辨句讀十二歲曾祖母
堯祖師將朕 同父入禁籌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朕二十八
歲尚未報生爲崇禎二年二月父爲叔鴆朕誓報仇賴有司之
持公天啟心于 祖考請于 烈廟奉勅准抹本年十二月十
二日祖考亦堯朕乃奉復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
一日請餉七月初一日挑仇二十日請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
十一日見部咨使回因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降旨之命責朕
以越閩擅甃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鳳陽高墻五月大病中官宮
判朕十二年朱大典請省十四年韓贊周請省十六年路振飛

請罷吏卯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即与議覆而有三月
十几日之久不及全受　先帝之恩矣痛哉今朕四十四歲共
分四節一節二十八歲為家職二節自二十八歲十二月至三
十五歲為治國七年十一月奉諡三十六歲至四十三歲八月
皆高墻圍禁八年為三節四節則上年至今年事也
礼部尚書翰林院李士黄道周至自衢州　上欣然即日召对便
殿談恢復事通釋首譽之曰真朕中興名相也隨即拜大学士
入閣贊助机務
永定土冠王故先王中慶王鳳来芮孫

時因南京国变劣生叔光窠遂猖亡命数千往攻大埔等縣四
邑錦風深地亦去城三十里而陣又闇弐平火宗勢益熾設張知
縣徐可久練鄉勇及保甲用間設奇直搗其巢擒斬二百餘党
群散叔光僅以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三錢

勅下閣部大臣及府州縣各官為凡有清字俱去水點照用青
字

以清国號大清　工不特恶其人亦且不欲見其字虚耻復仇
之意于茲可見

廣東大埔縣流賊万人攻圍永定縣七日以知縣徐可久有備乃引去

勅禁各關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閩

士英在金陵賣官納賄顛倒賢奸三尺童子咸唾罵清至金陵奉聖安駕同行挾逼至人奉慈禧太后至杭、人不相容挾逼又棄去独擁下將士數千奔逃各處方國安朱大典阮大鋮輩误國逐之閩 今上即位閩海之謀入閩乎。使即是包素與士英者以其不即降清而丞、求太祖子孫而立之一念可嘉

上下其議于廟堂議云士英盡因債帥禍延宗社攬权納賄怨
結生忌養私兵以致寇為凶■恭於同門擁天子以出居遂貴君
于中道蹤昔言之悞我聖安皇帝悞我慈禧太后蒙塵播遷罪
在天下當為天下之所共誅戮今言之不來隆武之朝不請藁
街之氣矯虔狠亢罪在吳輔當為吳甡之所共討今江右有馬
兵象兵皆云滇南遺孽湖東有患登相金声桓亦旧与忏鏞閭
逆士英若能圍功自贖以黠人狀滇兵為功甚易以馬兵狀象
賊奏劾欵非難尚有桑榆之點略寬衡概之路亦諸臣所以曲矜
天心弘開法網者也上以為然故行文于各閱凜奉班遵

以李世奇為左春坊左庶子賴垓為右春坊右庶子俱兼翰林院
侍講
十二日召對永勝伯鄭彩于便殿
以唐王朱　為監國鄭王朱　為協守改都察院為唐王府察院為鄭
王府
命工部造御前令箭三十枝備親征用
親征駕出芋江以父老遮道懇留不得已從返東興
議者咸謂為國家之慮在此一着盡江浙二省仰望王師急如拯
溺救焚遲出閩一日則人心一日瓦解惜哉

特設儲賢館以蘇觀生為翰林院李士尚理其事
皇上求賢若渴之念始見于心雖館中考課無虛日而試伏似
玉魚目混珠所收者多芋質庸陋可慨也
殺貪酷浦城知縣施櫞中有罗織之紀象以同官扶賊逆至極刑或有冤之者
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
十九日廣鬼攻破武平
時城內西街猶在演戲有奸細打口號三聲賊逆攻入百姓自
相殘踏而死者不計其數
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原任大理寺左少卿詹兆恒上饒縣原任廣

西南寧府知府楊閑也上賀表推戴遣旨答之

二十二日以大學士黃道周督師江西救徽援撫

援輔臣海內人望乎所欲依清節忠猷天下無兩當其抗疏責楊嗣昌時已扶兩間正氣惜朝廷未大用之茲雖有推戴之功胥小用權議論多牀未能一日身安廟堂之上適江西義旅響應故有是命雖所以重之實思所以去之也輔臣慨然自任曰主君以救民吾之素志如是今皇上親征在郎分道而進滅奴復仇機會難失我為大臣寧惜以身先之庶人心有知不至泄也當時兵餉缺乏僅辦一月之糧而往數藉輔臣重望鼓舞

天恩仁有心豪傑識者早知時勢之難一出恐不復返矣

加鴻臚寺序班趙士超兵部職方司主事赴薊輔軍前監紀士超字引卿閩縣人祖崇正既初薦授中書英宗北狩兩使沙漠歷任工部尚書後以封書賊攻歷一子世襲寔世懷忠義之心者士超繼為諸生夙有才幹輔臣一見深相器重故特疏薦之士超見兵餉寡少送領餘秦得千金募壯士百餘人偕往其父璧官防海恭戎極力贊成不違其志亦足嘉也

八月

初一日命工部所領元殿樂器如式造用限十五日完奏

工部尚書蘄瑾上言樂器繫多錢粮缺乏閩南匠拙難以猝辦乞炤丹立親征儀仗三分之內酌用其一以仰体皇工撙節德意敕從之

初二日天壇齋宮享殿擇吉工標

初四日頒新刻皇明祖訓及御製登極親征監國三詔于各郡王鎮國將軍以上賜白金十兩

初五日令天興府鑄戶部十三司印信重鑄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原重七十七兩該司職尚錢粮印務繁多篆文用久朦糊失真

故命礼部重錢多一兩四錢五分
初六日、命中書領勅書一道、旂牌八面、于 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郭
芝敘
命礼部領祖訓五十七本、于內閣六部科道諸臣工務全熟記遵
行俾聖謨遠播、遐邇再新、一統河山、始不負朕恭刻祖訓之至
意
按大學士林欽撰等謝表有云聖祖開天、方策軼禹桑之重神
孫繼統、炎曆憑玩琰之重、用孝作忠、昭哉嗣服、以守為創、允矣
中興、恭惟 皇帝陛下、天符握赤、聖畧凝玄、煉五色石而補蒼

巔白水啟兇城之駕起半壁天以息龍飛黃衣耀閩海之拜世
統工借高皇併道統亦同一揆治法遠紹開代即心法可以万
年刻成　祖訓一書遍賜臣工百職或治內或制外篇、莊笑
琅玭若緝訓若經文字、尚閣軒豈承布德自宮禁以逮婺
棄杜漸防微由藩封而及政麻煌、大冊璋、洪謨九重方且
率祖以攸行多士亦用秉文而覲德凡真疑典朝之永命而肇
一統之洪麻者也臣等念切愚衷自慚文獻圖呈金鏡欲勤貢
覌政要之彙名全玉書詞陋汾水大風之製伏賴聖不自聖斯
又日歙同時刪正聲為律而身為度得意忘象口成文而筆成

書則訓行且通臣民而顯承益光謨烈矣云、

敕錦衣衛堂上官因家新創禁門啟閉一以更定漏盡為期朔日、大臣許帶三人小臣許帶一人其直科抄疏諸臣許各帶十人鐘鳴之時俱于午門外伺候如有青衣小帽襍於班聯之後或借用僭戴冠帽者即行拏究各官護短爭執者并究各官應帶牙牌工部察究

敕工部修理殿後垣墻低缺處以肅清禁地

賜靖々伯黃裳銀幣

時浙江塘報、糧在湖州、屡被逆寇、欲以五單府印未合式、即改造

賜之文曰靖厶伯印
發恤民庫銀三百兩再鑄隨征六部都察院印七顆着中書分頒
換回舊印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曾李佺諧 文廟供辦陳設各項
事宜恭進祝版候填 御名至期遣大學士行禮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球恭進 二祖聖容暨勳臣六人真像 溫
旨答之
秋八月戊子禮部請例應致祭丁大社大稷異壇同壝大社以后
土句龍氏配大稷以后稷氏配太常寺恭進祝版親填御名祝

文曰嗣天子未敢昭告于太社之神大稷之神惟神贊輔皇祇

發生嘉穀粒我蒸民萬世永賴時當仲秋禮嚴報謝謹以玉帛

牲牷粢盛庶品備茲瘞祭以后土句龍氏后稷配神其尚饗

一樂章迎神廣和之曲

于州土妥兮造化功為民主兮當扱

迓迎想神之來兮拜鳳烝民歆且舞兮翔森、降足卑職兮陜

生歆當得甘兮拜年登初獻壽和之曲氣盈氣台兮物苻玉

帚兮獻緻恩兮初兮叠風之並令兮荷叢遠神脂

醍厚兮民福淡拜丞獻和之曲于今樂舞兮再林艱穎兮靈

洋八戩思來終豫和之曲根兮單民象思洛終、竹兮

兮拜祥光獻熙之陳徽禮兮神召將振熙絲民

卑士兮終和之粗樂舞褐頌祥普降兮避遲友龍

民安慶送神安和之曲氣氣兮祥光揚龍華風華兮駕雨

慆望瘞時和之曲思林擾迷棒稱首兮去何友民福留兮時

神喬虞兮詩瘞太鳴塞卑舞兮聲鏗鏘時以

納兮民福帛予今得貢兮謝思光

大雨故只具翼善冠服宮中遥拜命定〻侯鄭鴻逵恭行攝代
于外
太常寺奉 聖諭於宮門設鼓一面如遇祭期鳴鼓三通以示諸
臣齊集排班
欽天監恭擇十八日丁酉与 聖誕壬寅乙巳丙申丙申丁与巳
合乙丙丁相会為日月星三奇焰耀大明之象允宜 聖駕親
征大張九伐
着礼科給事中陳履貞去郊外欽迎平〻夷侯鄭芝龍問其途中勞
苦准休沐一日即來勤政殿召對

命礼部造承旨發行科部條記一顆与錦衣衛正千户世加一級

承旨房辦事張鳴歐

蓋以發本承旨慎密所宜木記原不足用也

以兵部右侍郎唐顯悅協理戎政給以勅諭関防

欽天監奏進隆武新曆勅下礼部速刻頒行

回例以二月進曆十月頒朔

惠州流賊袁王搃殘破武平上杭二邑檄平夷侯標下將官黃

廷等領官兵二千八百名前往協勦仍勅撫臣刘柱國相机剿

庶毋致蔓延事平之日破格酬功

十一月以太子少保礼部尚書翁正春孫畟進伊祖所藏国朝実録一部自　高皇帝起至　穆宗荘皇帝止計一十二朝

上御門親餞太子太師粛虜伯黄斌卿授以印剣旗牌勅書復賜以銀幣一時文武罗列郊外餞送軍容整粛观者夾道復御製詩送之曰朕今倚仲大義卿任董恢征寸心遠　聖祖一德壯畄京将康天地祐思過事功成終始封労報君臣共治平如此隆眷一時罕比信矣君能将将不知将何如将兵也

按勅書有云一統不全即朕不孝三吴未復即卿不忠形望我孝陵炎墻如見可憐我百姓渇湯火易歸其所以期望於斌

卿者至矣又挽試御使餞午門時定〻清侯鄧鴻逵解所束玉
帶贈之不負君父不負朋友欲其在斯乎
差官齎欽賜銀牌勅書一賞泉州府推官張若義一賞福寧州知
州徐丙晋
發手勅与吳江縣生員孫久中往訪旧漕撫總督路振飛搜詔內
第十二款有守困思官路振飛訪察其遇日夜思念非僅一時
豆朔支飯之感坎久中以昔曾隨其寓於洞庭踪跡可據傾往
訪之〻
汀州府瘟疫盛行又值兵亂詔道臣府臣撫恤之

十二日上命錦衣衛堂上僉書陳績選大漢將軍二十人以備郊
天大禮用
月給米五三石紅盔紅甲快靴服色銅金瓜鉞儀仗俱着工部製
造

十三日冊立皇后曾氏
詔曰朕惟乾坤合德風化之方圓攸在日月儷降生物之健順
斯彰自古居必立后所以承 祖廟裕後昆建極於萬方者也
朕賴文武臣民不忘我 高皇聖澤功追紹統中興于前閏六
月二十七日卯時即皇帝位於天興府南郊恭即祭告 祖宗

謹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號後卽於是日謹遵祖制欽命
朕元妃曾氏爲皇后于宮中頒念時事倥傯冊寶冠服未備同
朕登極之日雖加中宮之稱然立后大典朕亦何敢草率而
行於是申令禮部更稽舊章擇吉日於今日辰時朕親御冕服
祭告天地 祖宗御殿遣老勳輔大臣平夷侯鄭芝龍持節
定清侯鄭鴻逵、內閣輔臣蘇觀生、朱繼祚、各捧冊寶冠服立元
妃曾氏爲皇后、卽於是日追封后父江西南昌府、學廩膳生
員曾文彥爲吉水伯、后母何氏爲吉水伯夫人 皇后自十九
齡作配朕躬、荷蒙毅宗皇帝于崇禎五年六月初三日、遣官陽

武侯鋒涿兵科左給事中許世英持節捧冊寶封朕為廣王封
皇后為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來皇后忠貞淑与朕同甘修行
朕性時有過咎皇后婉藹補益弘多至同国苦八年割朕身延
朕命皇后之賢達不愧高尚向孟近無忝于孝慈祖后朕今恭
承天序明運中興朕為天下根祖之君父皇后為天下忠君之
母儀朕托內助於法宮併示懿範於億兆傳不云乎陰陽和而
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大臣其明敷五教播割由三從四海同
臻王化萬国共仰皇風華異遺唱稱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

十四日百官進賀中宮表

百官命婦進賀　中宮司礼監着内臣礼官引進在行宮外候

皇上到鳳輝堂升座請旨乃允進宮于内勤政殿依序行一拜

三叩頭礼又四拜殿才到内太和殿朝見中宮一品二品賜宴

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傳

命擬齋捧遠差恩命官銜十四員吏兵二部炤銜達与題授

賜平夷侯鄭芝龍長子成功姓朱氏以駙馬体統行事

下邵武府知府吳文煠推官朱健於獄

初王未至閩建昌警報危疑朱吳移家眷出署後彼此不和矣

相揭出上以其為守土之官不能安輯訛言反至倡亂罪不可

原吳殺而未誅

廣信府知府鮮立敬碎牌拒敵鉛山縣典史周寅生死守孤城咸

有勞績加級銜以寵異之

諡翰林僉事郭應響為忠烈再贈太常卿附祠西都二周忠烈祠

敕礼部造靖彝伯印一顆賜方国安

追諡學士陶安為文熾少卿李習為忠恪

從內閣中書舍人陶光翔之請也

午時勤政殿召對潞藩王并諸子及奉新王四孫

議行保甲法

閩縣一百零八鋪候官一百三十二鋪令各家自備利器以戒不虞并互察奸宄遂鋪換補栅隘十家設一備水具以防火患張肯堂為巡撫時嘗行是法茲再申重之也

給監軍兵科給事中陳履貞旗牌敕書

工部營繕司造 寶纛一座中備文曰天子之命

敕上將撫臣吳春枝速移駐邵武以確探虜中消息

時傳虔撫李永茂先具一舟擬移家暫駐粵東境內且與軍民不能相安、訛横日閩、宣言賊至之日、反戈相向閩臣林欲楫

宋徵祚穆瑰生哀以為言令吏户兵工四部会議度吏部尚
書張肯堂上疏叙之尋得温旨
着文昌王府教授桑人龍賫榜文往浙直等處便道曉諭仍錫以
欽差職銜
令兵部馬上差官星夜催永勝伯鄭彩來作速督兵赴虔万不可
刻緩（時彩由漳州上汀州出南贛以援江右）
欽劄部劄准如數給与永勝伯鄭彩部下將官大小共計九十員
名
台州府魯藩不受詔相見康兵

勅諭錦衣衛、有軍有尉，軍則其中先選旗尉二千五百名為擎捧鹵簿所謂王之爪牙，務要人、精壯，其衣帽俱整飭，兩京制度，併分中前後左右五所，每所五百名，每所設正副千戶二員，每百名兵設管事百戶一員，候差百戶二員，其南北鎮撫等官文請候察炤兩京全設定制條奏，斟酌挑選四千名，督練成一勁旅，名曰錦衣衛禁軍。凡朕親祭壇廟，一切出郊，遠近分守宮城等處，督捕更分作五營，每營八百，設正亞營將指揮二員，設千戶四員，每員管軍二百，百戶八員，每員管軍一百，每另定名目，曰大管旗，每旗管兵五十名，又曰小管旗，每旗管二十五人名五

名中立一伍長以次統要捴于鄭芝豹、鄭廣英督陳佐練之官
護衛捕官及十堂專管立旗旗尉之事、其禁軍四千立令于各
堂官、行偽札、惟有錦衣衛印官則兼管錦衣軍尉其佐練之官
則又管軍不管尉也其五營名曰錦衣衛天武中前後左右營
每營正將、給與關防正千戶、給與條記其文曰錦衣天武中等
營關防曰錦衣天武中等營一威二威以至八威等條記一百
戶之軍名之曰一威旗尉千戶、亦併給與關防其礼部造關防
自隆武元年八月初三日起亦定天地人三字號天字號關防、
文武一品二品用之寬十二寸五分、長四寸六分、厚一尺寸、文用鳳

頭直柱紐武用獅頭直柱紐長四寸地字號關防紐長三寸
五分文武三品四品用之寬二寸長四寸厚八分文用如意頭
直柱紐武用鈒頭直柱紐人字號關防文武五品六品用之文
用圓頭直紐武用方頭直紐寬一寸六分長三寸五分厚六分
紐長三寸自七品以下則俱止許給條記條記之式亦分天地
人三等每等紐式及長闊厚俱比關防遞減二分此後礼部鑄
造永為定規着為令大小文武內外衙門均欽遵有踰尺寸
分者定以違制論罪
派衛軍守禁城七門西南二門緊要處各派七十五名東北二
派

門各派六十二名幷撥湯水部三門各派六十名、每門各設一
百戶督之而以中左右三衛指揮騎李挽韓務令晝夜虔防互
不時察覈巡視委之巡城御史、如同初差御史給事中、往來巡
視外

嚴州紳衿起義師傑滿都司林棟請督自練鄉兵五百名往援其
弟同知林奠本　首提兵援嚴亦見急難迫聞嚴郡有金戶等
軍夫已援林棟所募鄉兵果否精壯、着兵部察實議給糧餉衣
狀

勅諭肅虜伯黃斌卿君臣字信若真則征進有如父子天倫之喜

在遠更有李目身避之戚卿令遠出朕亦既取卿之親人迎朕
左右功成且帶礪茅土之是酬乃先朝應與之恩應而不與卿
子卿兩表准即借襲金吾卿子二人朕為改與欽名長曰世熙
次曰世勲以兆卿家世、昌盛為我中興世臣之意
拔識卿前人先以倭功叨世襲旋以水師戰功又叨世襲茲賜
工方欽令統水師八月初二從福寧出寧紹金衢等處合兵進
勦賊援南都因其懇請移襲故有此諭

勅
汀州副總兵陳秀援南贛建昌加兵二千五百名以汀庫現在
銀一萬兩准給陳秀召募務令兵精餉節以益金湯

撥杂将周之藩所領兵一千五百名即日到汀受事進勦武平
加陳秀揔兵官督鎮江西仍從定清侯差官推郭熺速赴淮以原
銜加一級与陳秀協勦
給勅書一道旗牌八面与掛□□海將軍印左都督陳豹時鎮漳
泉與汀惠瀨六府戮力行閒非此無以重事权而聯臂指蓋定
清侯鄭鴻逵為之從悠恵吏也
以兵科給事中張家玉監永勝伯鄭彩軍復命兵部多發劄付以
為家玉鼓舞人才之用不宜吝亦不宜濫則人視之太輕矣
且有甚於吝真煌煌天語也

時上將於是月

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右先鋒永伯勝鄭彩統領大兵繇杉關接應

虔撫、收拾撫建等處為恢復要著、以彰天討

時益藩潰圍而出，因家兵之偽、恬不知怪，建昌遂為賊有、南豐

李永茂

廣昌亦獻冊投降，撫臣具疏認罪，且言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

萬拓地數千里、已至剃安、懷臣夙昔之交、聯絡之義，以見地見

兵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建贛始達星沙

若不急出勁兵救還建贛、為通達湘楚之路，使賊得處二郡而

據之、則騰蛟隔在異域、即有強兵壯馬、廣地豐糧、聲教不及、何

由為陛下用乎、一縷千鈞所關極重、惟勿以臣言之瀆、遂棄天

下之重也故決意師出杉關

派定抗駕官員三十名仍令工部多添石青翠色於天庭上始得

翠華之谷

原任巡撫鎮常蘇松沿海地方暂理粮餉督理靖虜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臣楊文聰慶賀表有云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祥

八郡無疆大普八紘之域正位隆華之伊始寧云叔運之方終

慶洽華夷欢騰朝野蓋自純肇神先以陶唐為祖功開神禹

还從明德與基淮水戈横宝敛直開新日月滁陽蹤指鐵衣重

换旧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捷櫛風沐雨屢世辛勤三百年德

澤在人心亡于商周咸謂運氣十三傳宗太阿錄已手賢于堯
舜不亦遠乎兵農礼樂本朝之執則实謀內外華夷大明之疆
界自然時當末季邊防撤而胡馬渡侵陰山禍至邊郡朝政濁
而乾坤堙乎上國抱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主入奴之
悲兩京寄賊王綱掃地帝統在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乘乾
御宇撥亂救民万戴膺依兆協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騰眼祥起
赤符帝子之尺日生滄海浴玻璃几万里而神尼出雲暎武夷
開錦繡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天崩翻圣水戎至于六宇無民
雲興霞蔚過錢塘回之而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

至孝至行周文之有敬文似三犂脩道奠穴向北揮鞭如百川
爭赴各玉在東立極黃龍痛飲腥穢掃淨比周武王之甲子更
自非明白鳳鳴岐肅穆重臨想漢光武之乚而於今為烈匡質
本篤貽之賊豫司虎豹之關然志本報歸子孝之惟未墜奈天
不祚漢曹沫之恥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賊頭南走越
雖寸心既枯稿不死頓隨馬足北及況春從天上袞衣曾錫
翠雲裘香自日邊瓊食共分青玉案當茲彌天貫罪賴屯之待
以不死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俾羊裘得遂再生之日感極而十
行俱下書深而五体奔摘伏願乾坤再造水屏百万下校門南

北並狀羆虎一声还凰闕采薇作誦慶中国之有圣人天保興
歌即外奚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為有道之長求福永康自
北賀無穷之曆矣云